

諸儒奧論續集卷下

叔孫通

止齋

古之治天下者嚴於禮而寬於法後之治天下者嚴於法而寬於禮嗚呼亦各其世之安已乎古者天下之民皆閑於周匝曲折而無病其難知止於其分而非敢求過是故天下輕於自治而重於自弃夫是以便禮之詳而宜法之簡何者不出於此固入於彼也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典無預於刑而省天下之刑由是也夫自

周衰上無令德而民無愧心其貴者習於僭倣而賤者快於放肆夷倨其口腹耳目之欲恣而骸骨手足弗堪於自檢故禮至於不可行及秦之興且惟功利之急也又舉先王之制廢之而齊民於一切之法至於不可避夫周公之禮至於不可行而秦之法至於不可避如是而又強其所不可行之禮而待之以不可避之法則斯人也將無動而不獲戾是何也禁人者已甚而人情不自勝也禁人者已甚則人將苦其苛而

情不自勝其勢將至於蕩焉而弗忌故凡設甚苛之禁者開弗忌之情則親天下之禮者茲天下之罪也故能有所畧於禮而復有所不赦於法使夫庸人可以勉強而非其過無至於干誅而苟入於刑則莫不有定議嗚呼民散久矣則君子亦固不可不如此也天子作春秋削人之爵去人之氏絕人之族其甚嚴也然不盡以周公之法繩之猶三望猶朝于廟幸之之辭也雖喪其大者而存其小者姑爲之幸而已矣宰我短

喪之問罪之深矣至於子路笑魯人之朝祥暮  
歌者而咎其責人無已夫朝祥暮歌短喪之真  
情也而聖人恕之且不深探其微蓋自周之季  
猶幸諸侯存禮之萬一而不深探夫人無禮之  
心不然春秋一書將盡削之去之絕之而已耳  
聖人所以不盡繩者惟不勝誅也吁世之君子  
如之何其欲舉三代纖悉之文以過望於久散  
之民也由是觀之高祖制禮欲度其可行者叔  
孫通亦採秦雜就寧有所闕畧而無敢極備則

亦便漢而已矣嗚呼惟無至於上下之亂而足  
以便於民是亦可矣蓋求備於民而重其罪戾  
者亦君子不爲也

周勃

止齋

久矣天下喜夫才也自周衰士以才相高孔子  
傷之曰吾欲從先進之野人蓋思古矣古之君  
子弱乎其形也而其氣固根乎其貌也而其心  
察是故簡直而不苛鎮靜而不浮吾觀趙文子  
言不出諸口而所舉管庫之士七十餘家生不  
交利死不屬其子吳起與田文論功屈於起者  
三不如也而至於主少國危大臣未附則文以  
自居起亦愧弗及是烏可以其才喜之耶吁世

之人主則亦無誘乎其所可喜也今之君子巧而文甚矣震而翹秀閑麗而辯捷學問之工而器質之陋也詞藻之華而忠信之薄也機辯慧巧者蒙不仁之具也威儀手度者蓋空中之質也是以攻之不窮而用之必亂摘之無尤而動則爲奸上之人其亦何便於此哉吁吾是以悲絳侯之不可復見也居今之世而有如勃者則天下譁然以爲斯偶人而已矣而不知夫子之所思而吳起之所媿者斯人也夫

周勃汲黯霍光

止齋

事有出於異天下之常者不幸而有豪傑之士性能而爲之鮮不以誤夫世之妄庸者也何者之其器而喜爲其事未能其心而逐其跡適以誤之也已矣李廣不擊刁斗而將有廣之才可也他將而爲之必以失律敗食野葛而不死舉世曹公而已強而學曹公者皆速斃之道也古之君子有餘不敢盡制行不以已豈非樂蹈天下之常以無誤人也哉昔者子路使子羔爲費

宰夫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且子路失言聖人關之固矣聖人不關子路之失言而責其有禦人之伎何耶蓋不學而自能由也可爲之而欲以強中才之子羔固夫子之所疾而所謂賊夫人之子者也它日聖人語之以六蔽以爲好仁好知好直好信好剛好勇皆不可以不好學其悟子路之旨微矣世之論者皆曰周勃之安劉霍光之立宣汲黯之憚淮南皆以無學得之士亦奚貴夫學吁茲固子路之所獨能而欲移之子羔者哉吾見未必能其所好而溺於所蔽也必矣與嫠婦處而不亂柳下惠所自能也魯男子而爲之則必以自污故莫若以吾之所不可學柳下惠之可世之君子其亦以吾之不能學子路之所能也哉毋自陷於灌夫之倫無術不遜自取大戾以爲天下戮也

賈誼

止齋

天下之事鮮不強其才之不足而才之不足猶強而為之者皆其中之定論不立也夫是以眩於其名者而浮其實誘於其利而卒蒙其害嗚呼世之君子亦毋有所貪焉斯可矣孔子嘗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洫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洫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夫有天下者自其及之之積而至於動之之難其任有差而



其力之堪也皆止焉而不可過過而員之則必  
以自禍瑚璉之器千金之寶也蓄千金者能得  
之然能得之也而藏之不周或者盜之矣能藏  
之也而御之不謹或者傷之矣其藏之也周其  
御之也謹是亦可矣雖然居有焉而已矣奉之  
而趨吾懼其足之蹶也負之而馳吾懼其馬之  
佚也則愛器者不可以輕何者誠不敢試其所  
甚愛於其所未安也至於治天下則輕動之吾  
不知夫愛治天下者而薄於愛器也是故古之

君子凡其所欲立必有所甚便也寧有所畏而  
毋有所持蓋亦所愛者大而吾力焉於其力  
之所堪而非惑乎天下之可否是以未嘗一日  
出其定論之素而圖罔功茲文帝之治漢是矣  
陳武以用兵說晁錯以削國說帝雖卻之可也  
甚者賈生以制度說帝猶未遑夫豈固為冲退  
之行哉其見者審也嘗觀子產相鄭焚載書作  
丘賦犯人之議不恤可謂勇於必為而健於決  
者及鄭國有災或勸之遷國子產曰吾不足以

遷矣卒弗之聽嗚呼文帝賢君也而難於制度  
子產賢臣大夫也而難於遷國無乃優於守之  
之仁泄之之莊而動而中禮猶未也歟而後之  
君子耻曰未能也而獵之以爲名曰吾將必爲  
堯舜伊周吁賢而至於文帝子產亦足矣而堯  
舜伊周未易以僭也

賈誼

東坡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  
佐而不能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  
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  
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  
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  
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  
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有所爲耶仲尼  
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

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斧人以再有  
申之以子夏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  
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  
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  
子何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  
吾何為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  
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果不足與有為而可以  
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  
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

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又帝皆高帝  
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  
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  
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為賈生者上得其君  
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  
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  
所欲為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  
遽為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為賦以弔屈原紆鬱  
憤悶趨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

於死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則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智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符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畧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生之臣則知其有猶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

病沮不能復振而為賈生者亦謹其所發哉

晁錯

東坡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  
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  
不可救起而強爲之則天下徃於治平之安而  
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  
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暮月之間  
而苟以求名者之所爲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  
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以辭於天  
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也人任其責則天

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晁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之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天子不察以錯爲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唯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

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下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

待之使不至於累其若則天子將待之以爲無  
恐雖有百表盍可得而聞哉嗟夫世之君子欲  
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  
討吳楚未必無功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  
悅姦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  
以自禍歟

晁錯

淮海

世之論者皆以爲漢用袁盎之謀斬晁錯以謝  
天下爲非是以臣觀之漢斬錯七國之兵所以  
破也何則勝敗之機係於理之曲直理直則師  
壯師壯勝之機也理曲則師老師老敗之機也  
故善戰者戰理昔晉欲報楚之患退師三舍軍  
吏以爲師老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父  
乎若子犯可謂善戰理矣蓋不退師則背患食  
言而曲在晉師退而楚不圍則曲在楚我直彼

曲所以勝也漢斬晁錯之事何以異此夫漢之諸侯連城數十地方千里雖號強大然則皆高帝之封也一旦用錯計擿其罪過而削奪之則天下忿然皆有不直漢之心當此之時諸侯直而漢曲故吳王得以藉口反也然吳王即山鑿錢煮海爲鹽以其子故招致天下亡命欲爲反者二十餘年其禍兵也發憤削地以誅錯爲名耳漢斬錯而兵不罷則逆節暴露天下亦忿然有不直七國之心當此之時諸侯曲而漢直故

太尉得以破其兵也雖然漢之斬錯也其謀發於袁盎蓋與錯有隙故世之論者以錯死爲冤此正棲緩所謂以母言之則爲是以妻言之則爲妬夫言之者異而其言同也就使盎與錯素無毗睚之嫌其爲漢計亦當出此然則漢不斬錯柰何即七國之兵未易破也何以知之以唐安祿山之事可知也方明皇之時姦臣楊國忠用事天下皆切齒不平故祿山以誅國忠爲名而反是時唐若斬國忠以謝天下則祿山安得



而至長安乎惜其不知此至賊入潼關人神共  
怒然後爲陳元禮之所殺也由是觀之漢不斬  
錯則七國之兵豈易破哉或曰王思禮之徒嘗  
以此勸哥舒翰使翰用其計留卒二萬守潼關  
悉精銳渡漣水以誅若側祿山可遂破乎曰不  
然漢斬晁錯事出景帝袁盎發其端而已故足  
以激忠義之氣而折姦雄之心使翰雖斬國忠  
事不出天子亦不能感動天下祇足以危身矣  
尚能爲祿山之成敗哉故斬國忠以破祿山事

非明皇不可爲也

晁錯

止齋

天下之禍其積非一日也其來也有所自其發  
 也有所歸世之忠臣謀士不幸以身嬰大禍之  
 所歸者此固君子之所悲惋也昔者吳王濞之  
 謀反也其志蓋萌於太子博局之死而停蓄含  
 忍於文帝凡杖之賜西向之心未始不欲逞也  
 景帝之初立濞之側自京師信然而欲噬者屢  
 矣而晁錯以削地之策適犯其怒而泄其不逞  
 之謀卒死讒鋒為言事者戒錯誠可悲也哉人

言信與論 卷下 十七  
之受病幾死醫以一藥速之世皆咎醫者夫醫  
者固有罪矣然而致幾死之病者亦不得謂之  
無愧也景帝以兒戲殺其宗子莽孽黨端一旦  
變生斬謀臣以悅叛國翼以遏其奔軼之鋒嗟  
乎錯誠有罪帝獨無愧耶以愚策七國惟緩可  
以圖之錯之議曰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愚則曰  
亟削則必反緩削則可以不反漢以壯年受封  
至是乖老矣寬之數年漢之木拱則首難無人  
七國雖強皆可以勢恐之也錯不忍數年之緩  
暇欲急其攻而躑躅爲之身殞國危取笑天下  
俚語曰貪走者蹶貪食者噎其錯之謂耶

季布魏尚孟舒

止齋

圖天下者取人貴寬保天下者用人貴審矯寬而過於審賢主所不免也始高祖之與楚角也其取一世之豪傑雖屠狗販繒之倫寸長而不弃也天下既定坐沙之謀擊柱之爭沒高帝齒而不寧嗟乎烏喙殺人而良醫用之時也幸而疾去餘毒猶愈高帝晚年其亦食烏喙之餘毒也哉蒞醢屠戮曾不一少輦其顏者非帝之忍也勢也泊乎孝文天下幸於無事惟恐蹈前日

之輒而智且勇者喜於自耀以開天下復撓之  
隙也故李廣賈生皆竒才也帝徒嘆其不遇而  
踈之以一令官嗇夫豈爲害治一聞釋之之爭  
輒內愧止彼嗇夫固不足道帝豈不知廣之賢  
於周仁石奮之庸誼非絳灌申屠木強者之比  
哉然念勇鷙者易於貪功而豪銳者喜於多事  
吾懼其有以擾天下則亦寧負二子也噫文帝  
誠保治之主也哉世多疑孝文以使酒一言而  
疑季布以出兵一戰而奪魏尚孟舒之爵遂使

田叔馮唐增嘆而發憤布亦有以爲言嗚呼懲  
羨者吹葦懲嗜者廢食有懲而過焉固也文帝  
懲高帝之寬而過於審美疑哉唐人有言武后  
以易得人德宗以精失士愚於高祖文帝亦云

絳灌

止齋

人主之用人莫難乎越其常也躡其等而敵用之而不以來讒間之口者寡矣蓋天下之情非其所素安者易以疑非其所深知者易以忽夫非其所素安者易疑故新進者常多忌非其所深知者易忽故一旦而賢者未離乎見輕此情在人雖賢者有所不免也昔高宗之於傳說其知之舊矣豈真以夢得哉惟夫踈遠之士欲舉而置之貴近之右未有以信於天下也故倣諸

夢以神之三代之習猶慮及此况後世乎孟子  
之告宣王曰必不得已而使卑踰尊踰踰戚不  
可以不重諸葛亮亦言於先主以黃忠之望素  
非關張之流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嗚呼孟子  
猶難之亮亦以爲大感豈非以其喘天下之常  
也哉故夫陳平以亡楚之逐臣高帝俄置之驟  
乘之密賈生以洛陽之少年文帝遽議以當路  
之任絳灌之於一子豈素安而深知之耶然則  
求其短而不見其長未必絳灌之蔽賢也其勢

使之然也吁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積薪之  
嘆雖汲黯之長者猶不能平孰謂絳灌而直蔽  
賢也哉

周亞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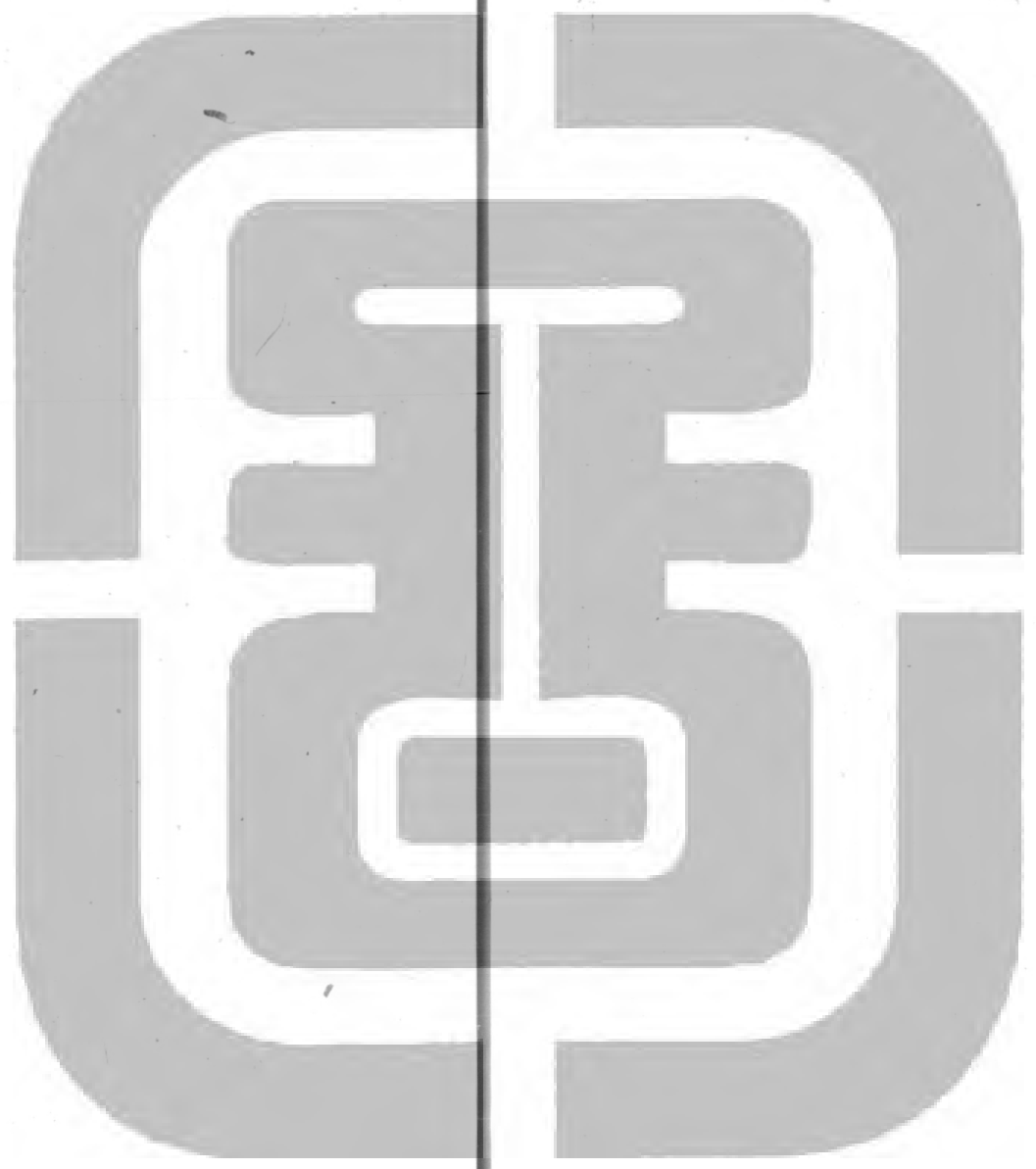
止齋

明王之用人非惟樂其所可狎而亦必有所可  
忌者也天下之士峻於日居者不可屈而敢爲  
者斯有所不自愛夫惟其不可屈也則其形似  
難制而其不自愛者疑於生事而好亂是以人  
主忌之嗚呼其患蓋生於疑其辨之過詳也夫  
天子之大臣而亦必爲人所畏而後可以沮奸  
之萌爲天子大臣而循循無忤而聽其上之所  
爲則人將有所侮而動而一日有變則彼且有



以辭吾責何則懼其威者固撓其氣而既安其  
無能則亦不可望其有所振立故明君有所伸  
蓋有所養也文帝之屬亞夫於景也得之於細  
柳之日也則文帝之察人盡矣七國之變堅壁  
伺便以折吳楚之鋒不以天子之命救母弟於  
垂亡之急以闕軍計則亞夫誠無負文帝之託  
者景帝固以怏怏非少主臣卒置之死至於庸  
儒無所爲之衛綰則謂其可相少主夫所謂朴  
厚洪毅以當社稷之寄者蓋其若是靡耶故自

殺亞夫漢之大臣始衰太史公曰申屠嘉死景  
帝時及今上爲丞相者齷齷備員而已無所能  
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嗟乎漢之禍成於大臣  
之無權而所謂宰相者取充位也夫大臣無權  
則其勢可以劫而賢者止於取充位則雖甚繆  
而可以無過以其甚繆之人居可劫之勢是故王  
莽得因之以爲資而其端則出於孝景然則漢  
之禍景帝爲之也



三山傳真卷下

卷下

二十四

